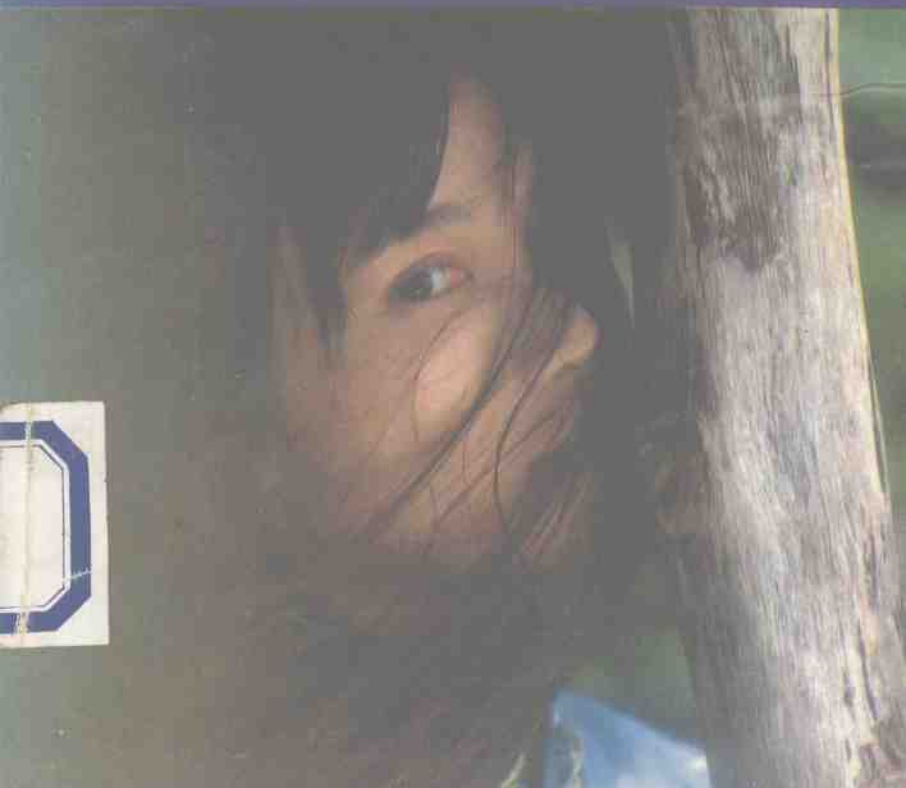


女监 采访实录

● 温跃渊 著



女监采访实录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女监采访实录 NǚJIANCAIFANGSHILU 温跃渊 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70 000 字
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6 000 册	定价：5.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纪实文学作家温跃渊献给读者的又一本力作。

当“当法制文学”被换上凶杀色情案例的假冒伪劣的包装充斥市场、泛滥成灾之时，作家则以独特的视觉，翔实的材料，冷静的思索，向读者展示了大墙内的种种奇特的触犯禁忌的情爱和性爱。

情爱和性爱是人的一种本性。大凡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总会迸发出爱的火花。即便是正在服刑的男犯女囚也不例外。相反，电网下单调的生活，铁窗内枯燥的劳作，使得他们越发企求得到异性的甚至是同性的情爱。尽管他们的行为与监视相悖。

欲望的力量同禁令的严厉程度是成正比的。而触犯禁忌的爱则是“引人入地狱的天堂”（莎士比亚语），胆敢偷吃了禁果的囚徒们知道，大墙内的禁果固然分外甜蜜，却也加倍苦涩。这里，一边是重视监视的约束和“提防”，一边则是鲜为人知的鲜活淋漓的潜流在冲决着压抑的“提防”。这里，有重刑犯“二野人”与他狱中情人的一种野性而炽烈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情爱（《大墙下的罗曼史》），有文化低下的小木匠与几个女知识青年在狱中婚外恋的奇特故事（《小木匠狱中的婚外恋》），有一群青年男女囚犯在电网的窄小天地里以诗传情以歌献爱而把他们的爱情扩大到无比广阔的世界（《情爱，潜流在电网下》），还有一个女囚和她生活中的第三个男人在狱中的性爱史（《一个女囚和她的三个男人》）。

作家还用同情的笔触，描述了由于法的倾斜而导致了一些妇女为追求爱情而甘愿坐牢的悲惨命运（《宁愿坐牢的女人》）；此外，因道德沦丧而犯罪的女囚也不乏其人，如引诱许多少女陷入泥潭的主犯，至今还是个贞洁少女（《贩女人的女犯人》）。这部警世的纪实文学作品，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使得本书中的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引人入胜，令人心碎、令人心醉、发人深省，使读者在掩卷后能得到一种享受和启迪。

序

徐 航

每次来省城，大多都是住在跃渊的家。夜深人静时，听他海阔天空地“侃”，是一种信息的摄取、知识的获得和美好的享受。这次来肥，我们“侃”得竟彻夜难眠。谈论时局，跃渊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他那易于激动的性格一览无余。虽已年近半百，而一些言行依旧近乎天真。在我面前的，仍然是20多年前的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从跃渊身上，我体察到了解人的艰难。我和他已有二三十年的深交，但一直不敢说了解他了。他有一个习惯，每当在生活、工作或创作上有了大的举动，总会立即写一封信给我。是出于想留下一些关于自己和友人踪迹记载的缘故罢，迄今我面前已留有他的150多封信。我长期蛰居山区，足迹偏狭，因此常为他的信的内容所喜、所羨、所惊、所虑：“我和海涛来到了珍宝岛”、“今天上午抵达了深圳”、“寄自昆仑山下格尔木”、“漫步在拉萨街头”、“我踏上了鸭绿江大铁桥”……在我和我妻儿的感觉中，跃渊是个进取意识强烈、敢于兴风作浪的人，是个豁达乐观、不轻易认输的人，是个待人诚恳、不善心计的人，也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人。他喜绘画，善书法（他曾为多家报刊和多种出版物写题作签），爱音乐，会摄影，还能下得一手好棋。得知他的《女监采访实录》结集出版的消

息，真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

五十年代中期，跃渊在农村只读完小学五年级，便因幼年丧父家境困难而辍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赤着双脚跑到省城，进了一家工厂当了学徒。那时他才14岁，就凭这么一点“功底”，硬是靠刻苦自学拿到了大学文凭。他自小迷恋上文学，心甘情愿为之受苦，为之奔波，为之拚搏。他曾说，“在文学这条路上，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底。”

跃渊是从艰难的生活深处走出来的，饱经人间炎凉、世道沧桑。别看他是个身材魁梧、体重80公斤的大汉，却有一个不善烟酒的弱点，这使他失去不少男子汉的气派，常常为此而长吁短叹。也许因此吧，他怀揣一副女儿柔肠，一遇到令他激动的事情便顿时热泪盈眶。但他又是一个敢作敢为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时时走在队伍前列而又常常招祸惹灾。20多年来，我曾不止一次地为他提心吊胆过，但他仍是我行我素，顽梗不化，“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和跃渊几乎是同时在文学小路上起步的，风风雨雨，25年倏忽而过。紧迫感和危机感，逼着跃渊思索：如何在百花园中寻觅自己的一席之地，分享和风丽日的一份恩泽？跃渊曾为此思考过、彷徨过，并曾为此忍受过失败的痛苦。我曾读过他的两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虽然作品不乏生活沉重的积淀、生命强烈的呼喊和文学才情的流露，但最终还是被淹没在文学的海洋里。在分析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之后，他果断地转向了报告文学的创作。

跃渊曾在报刊作过20多年的记者和编辑，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他“具有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备的敏锐、热情和勇气，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他的最大的长处，也是对

他为人及其品格的极好的概括。跃渊报告文学创作的起步，是1981年发表在《钟山》第2期头条的中篇《凤凰展翅》，但创作的旺盛期，还是始于1986年，仅这一年，他便发表了7篇计12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自此，他一发而不可收，迄今已发表了50多万字。

人们容易看到舞台上演员和体育场上健儿的成功与鲜花，却往往忽略成功背后的血汗和艰辛。跃渊敏锐、热情而富有勇气，但这些仅是他成功的酵素，还必须通过锲而不舍的采访，呕心沥血的笔耕，才能酿出香气四溢的美酒。

跃渊非常重视报告文学的采访。每写一篇，除了广泛搜集、占有有关材料外，他肯在采访上花大力气、下真功夫。为了书中这些“女监采访实录”，他多次深入到一个女子监狱进行艰苦的采访。他能使被采访的女犯们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这不仅是一种高超、娴熟的采访艺术，亦是跃渊的品格所致。他与她们平等相待，坦诚相处。出于发自心灵深处的人性的交融，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拨动了那些被扭曲、被污染、被损害的心弦，取得了她们的信任，勾通了彼此的心灵，使她们在他面前敢于、勇于甚至乐于暴露自己心中最隐秘的世界。

如果仅仅凭采访技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跃渊1988年3月的西藏之行，在省城的文艺、新闻界，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拉萨正在发生骚乱，很多人避之不及，他却顶风而上，冒死不辞。到了青海格尔木，海拔还不到3000米，严重的高山反应便缠住了他，嘴唇开裂，鼻孔流血。他没有退缩。每晚睡觉前在床边放只水杯，用手指蘸水往嘴唇、鼻孔上涂抹，以减轻痛苦。到了拉萨，他渐感体力不支，浑身疲软，头晕脑涨，但他仍没退缩，借了一辆自行车，成天穿行

于大街小巷，在武警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和藏民之间认真采访，细心调查，写出了数万字的《拉萨骚乱》和《世界屋脊的卫士》。他没有止步，又奔赴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亚堆山的解放军某部采访。山高坡陡，空气稀薄，又遇大雪封山，他身背干粮，连走带爬，终于来到了中印边境的前沿阵地，晚上就睡在同印军仅隔一道铁丝网的帐篷里，同战士们拉家常，掏肺腑。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之后，跃渊倾注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写出了中篇报告文学《桑多洛河无战事》，热情讴歌了长年累月守卫在风雪边陲的解放军官兵的感人事迹和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跃渊是第一位亲临如此深远边境的作家。他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官兵们。3个多月的西藏高原之行，使跃渊满载而归，不仅写出数万字的报告文学，还收获了30多篇文情并茂的散文。

“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这是跃渊的经验之谈。一位立足于人民之间、胸藏纷繁世界、眼观风云变幻的作家，是永远不会随人俯仰的。

跃渊1987年出版的17万字的报告文学集《为了一个女人》，评论家指出，“改革大潮同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撞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连串和谐不和谐的音响，构成了这本报告文学集的主体”。这部集子印了10多万册，虽不能说产生了“轰动效应”，但在社会上的确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来信一封接一封地飞到他的手中，有的求他排忧解难，有的向他申冤诉苦，有的为他提供采访线索，还有的同他讨论问题，交换意见。

同那部《为了一个女人》一样，这部《女监采访实录》更有很强的可读性。两部书的基调，是呼唤民主与法制。作者意识到，改革深化以至成功的标志，不仅表现在经济的腾飞，还表

现在民族自我超越能力的增强、文明进化程度的提高 和对种种精神桎梏摆脱境界的升华。正因如此，作家以敏锐的观察，犀利的笔触，透过改革的背面，在描绘黑暗、愚昧、麻木、冷酷的社会众生相的同时，也不忘正义、真理、光明和改造社会力量的显示。跃渊从另一面擂鼓振金，给我们以激励和鼓舞。

从艺术上看，跃渊较前两年有长足的进步。在这本书的10多篇作品中，他饱蘸着浓情，呼唤着人情与人性的复苏。最突出的一点，是刻划人物更生动、形象了。除了真实这一点外，作家可用诸如小说、散文、诗歌等一切艺术形式的写作方法来写报告文学，塑造警世的人物形象。浏览一下《大墙内的罗曼史》，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塑造人物手段的高超。

作为老朋友，我也常常谈及他的报告文学的不足，主要是缺少恢宏的气势和高屋建瓴般的哲理性的提制，这可能是因为采访的浮泛、写作的匆忙（他常常一天写一万多字）和某些知识的不足；同时，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省内，这也造成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惑。

跃渊算得上是我们省内文艺界的一条汉子。在我们这个多歌多舞多风多雨同时也多灾多难的时代，在我的心灵常受压抑和困扰的时候，我殷殷渴望跃渊多作一些出人意料而又出奇制胜的事情来。

跃渊，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1989.5.20

目 录

序	徐 航
第一章 电网下的情爱	
大墙内的罗曼史	(1)
小木匠狱中的婚外恋	(59)
情爱，潜流在电网下	(71)
一个女囚和她的三个男人	(112)
第二章 贩女人的女犯人	
贩女人的女犯人	(131)
明火暗刀的恶婆	(150)
泪洒古城	(165)
第三章 宁愿坐牢的女人	
宁愿坐牢的女人	(176)
延安来的女囚	(209)
第四章 情夫、丈夫死在她们手中	
迟到的泪水	(218)
雪是冷的，情是热的	(233)
女检察官的一枪	(245)

第一章 电网下的情爱

大墙内的罗曼史

——囚犯“二野人”的自述

她好久没来探监，好久没来接见我了。

—

事发后，我照例去临淮镇拉车，送木头。回来时，听说派出所找我，我心里便明白了。我抹了一把脸，拍拍身上的灰，对妻说：

“我对不起你。可能要蹲公安局了。”

妻一听，脸都煞白了，气急地问：“什愧事？”

“别问了，到时候你把孩子带好。”

她抽抽嗒嗒地哭了：“你若是偷人家、抢人家了，为了我母子的生活，我等你；跟女人瞎搞，我和你一刀两断！……”

我不答她的话茬：“往后有什么难处，找我妈，找你娘。这回去多少时间，还不知道。”

瞎搞别的女人，就是对不住自个的女人。我的女人并没有和我一刀两断。她又气我，又恨我，又爱我。她曾说她爱

我三点：长得可以，帅，很有男子气；二一条，心好；另外能吃苦。我到她家去时，一早起我就去拾粪、拉粪。她庄上的人都夸我。

宣判大会不久，我就解往监狱了。

在汽车站候车时，一些等车的乘客，一看当兵的押着几个犯人来，都好奇地瞧热闹。起初是远远地看，有几个大胆些的，便围拢来看，像看大马猴似的。我一眼瞥见人群中有个女的，便把脸背过去。她和我一个朋友谈对象。她比我的朋友大。我朋友的母亲不愿意，最后吹了。她以为我在当中捣的鬼，便对我怀恨在心。这时她见我当了犯人，便认为报复机会来了，站在人群外边，向围观的人群游说，历数我的不是。我火了，大声地对着人群、对着她说：“还不是因为你，才使我戴上了‘洋手表’！”这样一说，那女人羞得满脸通红，骂了我一声“流氓！”这时，警卫班长见我们在吵嚷，便从另一边跑来，不分清红皂白地就训斥我：“你怎么搞的，哎？！”我瞟了他一眼，答非所问地说：“我破坏军婚。”气得那班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时，邻居向我妻子报信了，她一说，家里仨大老小、父母、岳父母及亲邻几十口，都撵到汽车站跟我见面，和我话别。

我记住我进看守所那天她说的话，便问妻：“你到底等我还是不等？”

她哭着说：“不问送你到什么地方，一年去看你一趟。我会搁家好好的。娘几个还分了点地。怪只怪我命苦，挑来拣去选到了你。这都是老天爷命中注定的。……”

我的双手是铐着的。我把双手举到胸前，好似抱拳、作

揖：

“期满回来，加倍报答！”

车要开了，一家大小都哭了。我那四岁的小龙，见大人哭，小孩叫，他也跟着热辣辣地喊：“俺大，回家吧！”一边喊，一边抱住我的腿，使劲地摇。

车开动了，几十口人呜呼呐喊的，大有生死离别的味道，我也心如刀绞，大声地对着窗口说：“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争取七、八年就回来！我能吃苦！……”

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自信，认为七、八年就能回来。我不是10年徒刑，而是判的15年！不过我的最后一句话，他们是相信的。

我的妻子不止一年来看我一次。最长两个月来一次，有时月月都来。

另外每月还有信来。她的字虽然歪歪扭扭的，像个鳖爬似的，但她也学会了时髦，开头结尾有时还写上“亲爱的”几个字。这三个字虽然写得丑，可我却常像文盲认字似的，老是盯着看，百看不厌的。

二

可她有几个月没来了！

我本来干活挺卖劲的。我刚来时，跟我师傅学挡车，一个礼拜就能单独操作了。我挡四台车，一天来回跑六、七十里路，累得裤裆滴水。我的师傅皮肤很黑，身高马大。他的对象谈谈不跟他谈了，人家又当众笑他是梁山的军师吴用，他一怒之下，硬是用淤泥把她糊死了。犯人们叫他“大野人”，

刚好我的性子也野，又是他的徒弟，他们就叫我“二野人”了。

老婆老是不来接见，心里自是不愉快，七想八想的，思想一开小差，就出疵布，出次品。小组长一汇报，便开我的批斗会，会上我不服顶了两句，就说我“抗改”，把我砸上了大镣。

砸上大镣，我反而不在乎了。遇到其他队犯人打篮球，我跑上去就打。打前锋。满场跑。带着个脚镣“哗啦哗啦”的，有的犯人胆小，见我运球冲过来，生怕我的脚镣砸着他了，纷纷躲让。于是球一传到我手里，对不起，我不传给别人了，像个坦克车似的，“哗啦哗啦”往前猛冲，直插篮底，两脚凌空，随着脚镣哗啦啦直响，一个三步篮上去了，两分！

你看我神气的那个劲，嘿嘿！……

那天中午我吃多了。刚好多了一碗饭没人吃。不吃就浪费了，于是我把它撑下肚了。到下午三点多钟，正在球场上跑着跑着，突然不行了，肚子绞痛，头上的汗往下直滴。我把球一甩，捂着肚子，蹲倒了。有人说我是急病，有的说我是装佯。我们朱队长不错，跑来叫几个打篮球的犯人把我抬到医院。一检查，急性阑尾炎，要立即开刀。开刀后，躺了几天。我们队的朱队长天天抽空来看我，还给我买鸡蛋，买罐头。人家工资也不高，但却舍得为我掏腰包，我觉得他“够处”。他也有家小，家里事也多，但下班了也抽空来看我，跟我谈心，聊天。心想这回回车间一定好好干。第7天上午，我拆线了，中午便回监舍去看看。

路过操场时，看见有人在摔跤！

嘿，我的眼睛都看直了！哪来的小子在撒野，居然会摔跤？同监的弟兄们说，刚入监的犯人，都摔不过他。

我来劲了，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搓搓手，坐！其他兄弟来拉：哎哎哎，你刚开刀！……

那哪能劝得住呢！

14岁那年，妈妈单位发一张《红灯记》票，看电影时与西门几个回民的孩子吵起来，他们人多，打我一个。我被打得鼻青眼肿，从此发誓投师学武，投奔珠城一个师傅，每月需交20元学费，我拾粪，打粪饼，扛大包，每月风雨无阻，步行几十里去学艺，学散打，学会路路锤、八卦锤、十二路掸腿、散手摔跤。……那会没有对手我还找茬子和人家比试呢！眼下有人就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摆擂台，我还能装蒜熊吗？上去跟他干！

我上去给他一个封眼锤，他往地上一蹲，来了一个提心肘，我随手把他拨掉了；接着用连环锤带上一个反手锤，把他打了个踉跄倒；尔后又是一个掸腿，未掸到他，跟着一个白马掸蹄，掸得他东倒西歪，不当家了；最后一个龙形吊膀，把他打到球场外边去了。也就是说，踢下擂台了。

我正得意着呢，突然有人叫：

“二野人，血，血！”

我以为是对方踢着了什么地方。用手一摸方位，才知道是上午刚拆过线的刀口开裂了！

伤好后，上班也提不起劲。家里又来接见一次。一听接见，满以为是老婆来了，满怀希望跑去，却是姐姐。我问姐，小兰为什么不来，姐疙疙瘩瘩地说，小兰下田薅秧时，脚被玻璃碴子戳坏了，感染了，不能走路。

“那她凭什么不写信来！我左一封、右一封信给她，为什么不回信？！”

姐姐不语了，小声抽泣起来，头埋得很低。难道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我踮着脚望过去，撞眼见到姐姐鞋头有块圆形的白布，我惊叫道：

“姐，俺家谁过世了？你给谁戴孝？！”

我追问几声，姐只是哭。我咆哮了：

“姐！你快说谁个谁个！？”

姐哽咽地说：“大。他，……”

我头皮一炸，蔫了。我不再说话了。我自小就皮。爸一骂我就是：“你早晚是个劳改的坯子！”叫他老人家言中了。

姐说，我入监后，妈一想我了，就骂爸：“蛤蟆（我的小名）蹲劳改就叫你给咒的！哪有做上人的，什么不好说，尽说这些不吉利的破嘴话！你还我蛤蟆来！你还我！……”爸不言声。爸临断气时老是念你，叫你的小名，口口声声说是对不起你。他最痛心的是，临闭眼前不能看你一眼。他巴望你将来出去了，能上他坟前烧几张纸，他说他在九泉底下也闭眼了。……

半小时接见，没有一丝欢乐和希望。父亲去世的悲哀老是笼罩在心头。小兰子那儿也仍然裹在云里雾里，不知她究竟如何了？……脑子里成了一盆浆糊，哪有心思挡车呢！这时若叫我抡大锤，我或许能一气挥它几十下！看这几台车，走来走去，实在烦透了。我把机子一关，扒在机台上，暗暗伤心。

有几个同监的犯人与我不合，便串好了，去汇报我。

当晚是胡管员摊班。他把我叫到管教室，训我：

“你为什么不干活？！”

“我大死了，心里难受。”

“你大死了就可以磨洋工、不干活吗？带镣你还能打球，开刀你还能摔跤呢！你能的很呢！”

“你家喂个小鸡、小狗死了也会难过的。何况是自家上人。”

“可谁叫你犯罪呢？”

“我也没犯死罪。”

“没犯死罪你为什么想死，想自杀？你想给我找麻烦是吗？想在我摊班时找点事吗？”

“我没想自杀。我难过，是我未给他老人家送终。亲老子死了心里难受难道也犯了监规了吗？难道你父亲死了你就不难过吗？”

“妈的，我父亲什么时候死了？你骂我不是！铐起来！”

“铐起来就铐起来。又不是头一回带铐子，吓唬谁个。”

“脸朝下，屁股撅过来。”

“你打吧，打死我也不服。你打多少下我替你报数。”

“怎么，准备报复吗？”

“我不还手，数数数难道也犯了啥规了吗？”

气得他举起警棍就朝我屁股上揍。这个时候，只要我疼得装哼哼，他就不会再打。但我仍然嘴硬：

“怎么，打好了吗？”

他气得直喘气。或许很少遇到我这样难缠的犯人。他叫几个犯人把我抬回监舍。临走气得骂了一句：“日你个妈妈的。”

我叫几个犯人停下：“等等。胡管教，既然你日我妈，从今后我就管你叫大。”